

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

地理系 徐俊鸣

一、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概况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部边缘，白云山脉从东北方逶迤而来，止于越秀。其余地区大部皆为平原，水网纵横，只有若干岗地错落其间，宛如海岛。

广州附近的地形可简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1) 低山与丘陵 主要分布于市郊的东北方，近而易见的为白云山，海拔380多米，比海拔70多米的越秀山高出数倍。这条山脉向东北方延伸为分布于从化、增城和龙门三县的南昆山，其中高峰有超过1,000米的。这些山丘大都是花岗岩、片麻岩、变质砂页岩等较坚硬的岩石所成，抵抗侵蚀能力较强，所以地形比较高峻。加之越秀山的南侧有大致东—西向的高要—博罗大断层；白云山的两侧又有东北—西南向的断层；因此山丘和平原的界线相当明显。

(2) 平原——又可细分为二种：

(甲) 珠江三角洲平原 主要分布于山地的南侧，为河海合力淤积所成。海拔多在5米以下，地势低平，易为洪水淹没，每需堤围保护，海潮可达，冬季河水有时略带咸味。

(乙) 广花平原 分布于广州市西北和花县南部，故名广花平原，为流溪河和北江带来的泥沙冲积所成。海拔约10—20米，比珠江三角洲平原略高一级，海潮已不能到达，属于河流阶地性质。过去该处田间井架如林，成为一种特殊景色，解放后由于大修山坑水库，这种灌溉井始被淘汰。

(3) 岗地或称台地 为久经侵蚀的残余岗地，偶有岩石露头，地势起伏不大。多分布于山丘的边缘或散布于平原之中。由于高度不同又可分为二级：

(甲) 海拔20—30米的岗地或台地：分布最为广泛，多为红色砂页岩或砾岩所成。人们以其色赤，故称“赤岗”（在河南），以其形多似龟背，又有称之为“龟岗”（东山和西关均有）。此外，如红花岗、东山岗、番山、坡山等均属于这一级。只有河南的漱珠岗（海拔约24米）系一古火山，为流纹岩所成。这一级岗地因地势坦平，地基坚实，广州的旧城区和现在的许多新工业区多分布于其上。

(乙) 海拔40—50米的岗地或台地：一部分为红色砂页岩或砾岩所成，如市

东黄花岗、河南七星岗等；另一部分为花岗岩所成，如石牌一带，岗上以多巨大的石蛋为其特色。这级岗地因地势略高，距水较远，现多作为学校、机关和游览地。

综观广州市郊的地势是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所以广州市附近的河流也依此方向多向西南流。如流溪河、沙河、甘溪、流花水都是这样。

从水面来说，由广州市区到黄埔港一带，自冰后期海侵以来，为一东西向的溺谷湾。这个深入三角洲内的海湾，东宽西狭，直至宋代，广州城下被称为“小海”，黄埔一带被称为“大海”（见宋人杨万里诗）。在二几千年前，海潮由狮子洋汹涌而来，海浪可直拍越秀山南麓，回旋于由红色砂页岩造成的番山、坡山的四围。近年在中山纪念堂东侧掘地至六米深处，发现有蚝壳碎片。在北京路以东、中山四路以北，掘地至五米深处发现秦汉时代造船工场遗址，在船台下0.3米的灰黑色粘土层中含有大量浅海的浮游生物，如有孔虫等遗体，属于浅海相沉积。经 C_{14} 测定，其时间距今为 2190 ± 90 年。最近又在北京路以西中山五路以北也挖到类似的古代船场遗址，据初步观察其时代可能属于东汉云。根据这些地下资料看来，古代番山实为海水所环抱，所以东汉末期孙吴交州刺史步骞曾盛赞此地是：“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观巨海之浩茫，观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见《水经注》浪水条）。三国初，陆胤为交州刺史时，也说：“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蓄水，民得甘食”（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数千年来，由甘溪、流溪河、沙河以及西北两江的分支带来的泥沙，受到海潮的顶托，流缓沙沉，乃把这个海湾逐渐淤小。

概括地说，广州市的地理位置：从大范围来看，它是华南最大的水系珠江的下游，西北二江可由芦苞冲、西南冲（更古还有石角水）经过灵洲山、石门等地通到广州，东距东江下流北支也不远。因为广州距离三江的出口稍远，输送到此的泥沙略少，所以能够比较长期维持一定的水深，使数千年来，广州成为河港而兼海港。再从局部的地理位置来看，则广州的西北有石门之险，东有瘦狗岭之峻，越秀北峙，珠江南绕，对于防御极为有利。而番禺台地紧邻淡水丰盈的甘溪，对于城址的选择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番禺名称的由来和历代城垣的变化

秦代以前，广州最早的名称，虽有“楚庭”和“南武城”的传说，但其位置何在，人莫能道。而能指出其大概位置的只有秦代的番禺城。由于该城系秦代南海郡尉任嚣所筑，故又称“任嚣城”。据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转引北宋初郑熊的《番禺杂志》说：“在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番禺县也。”据后人考证，宋代的盐仓在今旧仓巷和仓边街（登峰南路）一带。旧仓巷西侧在旧城隍庙（文德路北端）后，地势陡高，俗称“高坡”，今仍可见，

相传为古之禺山，古诗有“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但亦有人认为高坡是番山，而禺山却在其南（今中山图书馆侧）或其北（小北大石街清虚洞）。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浪水（即西江）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治在今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城东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隅也。”据此，则只有番山而无所谓禺山了。据《南海百咏》说：“今在州学后者止余一大磐石。有亭榜以番山，而禺山则漫不可考。”近年在该处的小丘下仍挖出红岩碎块，证明为一石质岛丘，而在高坡西侧挖出古代造船遗址，其情况实为古代海湾的一部，过去人们视为禺山者只是由人工堆成的土丘吧了。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俗称五层楼）后，发现唐宋（公元906年）的王涣墓，在其墓志铭中指出该墓是在“番山之左，越井之下。”这样又是以越秀山为番山。又有人认为番禺县得名由于有番禺二山，这一说法首见于唐代徐坚的《初学记》转引刘宋时沈怀远的《南越志》。此说比前一说较晚。按姚文式为三国时人，比沈怀远要早一百多年。1953年初，在广州西村发现的秦墓出土漆盒上烙有蕃禺二字，是则番禺又可作蕃禺。综上所述，番禺县名的由来和番禺二山的位置，现在仍众说纷纭，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广州方言读“番禺”为“潘禺”，与《水经注》中“贲禺”的声音近似。所以有人怀疑番禺一名可能是古代当地少数民族对于此地的土名，与城中小山未必有什么联系。

秦汉之际，继任嚣统治南海郡的赵佗，曾把“任嚣城”扩大到周长十里，俗称“越城”或“赵佗城”。关于任嚣和赵佗城的位置，过去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今登峰南路（即甘溪下游）之西，一说在登峰南路之东。从地形上看，前者有台地依傍，形势比较优越，而后者地势卑窪，不利于防御。秦代进兵岭南时，曾受过当地越人的坚强抵抗，则它在这里建立的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势必选择一个较有利于防御之地建城。但宋代的广州东城（它位于甘溪的下游以东）却明言建于古越城之上，可见古越城也曾包括甘溪下游以东之地。笔者认为古越城实际上包括甘溪下游东西两侧，亦即包括宋代广州的中城和东城在内，盖宋代中城周长五里，东城四里，二者共九里。我国秦汉时的尺度比唐宋时约短十分之一，即秦汉时的十里约等于唐宋时的九里。两个数字可说基本一致。

汉武帝平定了南越之后，为了加强中央的统治，把原被赵佗割据的地区划分为九郡（后缩为七郡），广东大部仍属南海郡。由于南海郡所管辖的地区远不及赵佗割据时辽阔，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已他迁，越城又受到战火的破坏，自不免较前衰落。而秦汉造船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东汉末期，岭南已属于吴国，建安十五年（210）吴交州刺史步骞把交州治从广信（今广西梧州）搬到南海郡来，重新修理了尉佗旧治，并曾“扩番山之北以广故城”。后来交州和广州分治以后，南海郡遂为广州治，广州之名亦由此开始。但步骞所修的广州城范围多大，史无明文记载，直至唐代均未见有修城的记录。唐天祐

末(公元907年,即唐亡前一年),岭南节度使刘隐(即后之南汉主)“以南城尚隘,更凿平禺山以益之。”所以笔者认为自三国至唐代的广州城,只有古越城的西部,即在甘溪下游之西,比宋代的中城南边还略小一点。因宋代的中城是在南汉向南扩展后的广州城(当时称为兴王府)为基础的。

唐代广州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城垣大概仅保护官衙,范围不大,商业区多在城外。宋代广州的经济比唐代有所发展,在两宋三百多年间,广州的城垣扩建和修缮达十余次之多,其中较重要的为(1)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修筑子城,又称中城,其范围大致与南汉的兴王府相同,东界文溪(甘溪下游),西界西湖(今教育路),北抵越华路,南抵延安路,周长五里。(2)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在古越城东部的基础上,修筑东城,西接子城,与子城合一,东到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西,北在豪贤路(古称濠弦街)以南,南抵延安路。(3)熙宁四年(1071年)增筑西城,东与中城,隔一西湖,西抵今人民路,北起百灵路因附近有小巷名北城根,稍北有天濠街,(今东风二路一段)周十三里余,规模最大,其作用主要是保护商业区。此外,在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又在城南筑东西雁翅城直至海边,东翅长90丈,西翅长50丈(见陈大震《南海志》)。

元初曾大毁天下城隍,元至元十五年(1278)广州城被拆,至元三十年(1293)始修复(见乾隆《南海县志》),本文所附的明初的广州城图,可当作为元代广州城。

明洪武十年(1377年),把广州三城合而为一(《永乐大典》卷11906年),并向东扩展到今越秀路,向北扩展到越秀山上。周长21里余。嘉靖四十四到四十五年(1565—1566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卷49)。长1,202丈(即六里余)。后人称明初所筑为老城,嘉靖时所筑为新城。

清顺治四年(1647年)曾在新城以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到江边,各长二十余丈。从此以后广州城只有修缮,而未见扩筑了。

以上就是广州历代修城的大概。

三、历史时期甘溪和东郊的水陆变迁

甘溪是广州市东侧最重要的水道,它对于广州原始聚落的产生和最近发现的古代造船遗址均有密切的关系。

甘溪有许多别名,如越溪、文溪、行文溪、东溪、麟谿水等。它现在发源于白云山东侧的支阜长腰岭以西,初循白云山脉的走向向西南流,到小北圈外(旧小北门外)突然折向东南,注入东濠冲,到东濠口流入珠江。长约八公里。

从地形上来看,自小北圈经今登峰中、南路、长圻街、大圻街和清水濠一带,地势特别低洼,清代为城中六脉渠(即下水道)中的左二脉所经。据清代的记载,左二脉的水由旧城隍庙后的高坡起,向南北分流:南段渠水经长塘街、清水濠而入横亘老城以南的玉带河,北段的渠水初向北流,后折而东,由旧天官里(今东风三

路)出天关(或称铜关),穿过越秀北路(旧东面城基)注入东濠,这条流经登峰南的下水道现已改作暗渠。

从地势和甘溪上中流的流向来看,这条渠道实为甘溪的下游,古代称为文溪。据同治《番禺县志》载,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有李昂英曾在文溪上修了三座桥:(1)文溪桥,位于今中山四路和长塘街的北口,即清代的清风桥,(2)状元桥,位于登峰中路和法政路的西口,(3)狮子桥,在今大石街西南方双槐洞口。前二桥均在文溪的干流上,而狮子桥则在文溪的西支上,由此可通古西湖(今华宁里和教育路一带)。《广东新语》在西湖条下说:“其水北接水溪,东连沙澳”按沙澳即宋之东澳,在今清水濠一带,为广州东侧的一个重要海湾,宋设盐仓于今旧仓巷和仓边街(即登峰南路)一带,当时的盐船即由东澳上溯,航运方便之故。

由于甘溪的水具有饮用、航行、灌溉等作用,对于广州人民关系密切,所以历代疏浚它的记载甚多。

无论番禺县志、广州府志、广东通志和清一统志诸书,都说甘溪的上源是葛蒲澗,如《清一统志》广州府甘溪条说:“蒲澗在县东北聚龙岗北六里。东有滴水岩……曲折而南为行文溪,流入金钟坑,注于粤秀山麓……”但现在甘溪的上源却在长腰以西,而长腰岭以东的一条小水和更东的蒲澗均已流入沙河而不再流入甘溪了。关于江河上源的变化在地形学上称为“抢水现象”,并不稀奇。原因是由于沙河支流的溯源侵蚀力强,沿着大钵孟的西侧(后又在东侧)不断向北延伸,接通了长腰岭以东的甘溪支流和甘溪的上源葛蒲澗。因为沙河的支流入珠江的流程较短,坡度较大,使葛蒲澗等水改从这条捷径注入沙河,遂使长腰岭以南的一段甘溪因水源被夺而逐渐干涸,现在长腰岭和双燕岗一带地势特低,仍可看到废弃的河床痕迹。

甘溪下游的抢水现象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有以下二个史实值得注意:

(甲) 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和邓淳的《岭南丛述》卷十均记载有北宋时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因见广州贫民饮用珠江的咸水易生疾疫,拟用竹笕和石槽将蒲澗的山泉水引入广州城中以供民饮的意见,苏东坡曾将他的意见传告广州当局一事。按苏东坡认识罗浮山的邓道士,大概是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他谪居惠州的期间,料想当时蒲澗的水已不能流(或不能畅流)入甘溪了。

(乙) 据元人陈大震《南海志》卷八城濠条说:“〔南宋〕开庆己未(即公元1259年),谢经略子强〔在大修城濠之后〕,复自蒲澗景泰山导泉水西入于薛薛水(即甘溪),又西至悟牲寺(即后之三元宫)之左,筑堤循之,深二丈许,以浚浸州后之平地。……南开小窦,溢则泄之于濠。近年决其堤,纳水于濠,遂于其故地为田,属之官。”

从上面两条史实看来,甘溪上游的抢水现象在宋代已经开始,后虽屡经人工疏浚,故道终未能恢复过来。

至于甘溪下流何时不再经旧仓巷而转入黄华塘,与淘金坑之水相会而同出现今的东濠呢?据文献资料看来,不在明初合三城为一的时候而在明成化年间,因明初

只浚旧濠，成化间始新凿部分东濠。据清人樊封《南海百咏续编》称：“明代合筑三城，文溪尚穿城南入东濠，今小北门城墙尚有月洞门旧迹。成化间议凿北濠，大监陈璜以白云山地脉关系闾省，不宜锄断，惟凿东濠二百六十五丈，深一丈六尺，于是斜引文溪之水不使贯城，东面迂回直入海矣。”另据明人郭棐《粤大记》谓陈璜议论此事是在成化三年（1467年），是则甘溪在今小北圈外，陡折向东南，切朱紫寮（即猪屎寮）而过，形如地埕，显示出人工开凿的痕迹。清人陆殿邦《维心亭室文集》亦有类似的记载：“会城东偏及越秀山原在城外，自明初拓建城址，然后围越秀山入城中，改白云山水出外（按此句有误），就近凿天关以洩东北隅诸水，以护民居。……今会城内湛家园以南，天关以北一带菜地菰塘及城外黄华塘长堤，尚仿佛其概。道光癸巳（公元1833年），绵雨连日，山水陡发，小北门致不能开，天关之口为山水所遇，亦不能出。北自十九洞，南至芳草街及东华里，俱成巨浸。贫户土屋坍塌殆尽，此缘城东地势北高南低，言渠道者，昧于水〔性〕……将亚婆塘（在榨粉街与芳草街间的横街，旧有塘）之水强引归北。平时倒灌为嫌，涨发则南侵可虑，无一可者。”（转见《广州城坊志》）

自明成化以后，因甘溪的水既斜入东濠，故自小北圈以南的甘溪下游故道逐渐淤塞而成为涓涓细流，所以清代把它当作六脉渠中的左二脉，后复改作暗渠，沧桑变化与日俱深，今日人们漫步此间，又有谁会想到千百年前，这里还是广州的一处重要水陆码头呢？在这水运便利的地方设置造船厂是有可能的。据《岭南丛述》引《黄通志》载：“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又丈余，有穴……发之得杪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多不可数，且近神象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楼橹板干也。”该处正在今发现秦汉造船遗址的东邻，很值得注意。

四、历史时期西关和西村一带的水陆变迁

人民中路和南路为明清广州城的西界，自此以西称西关。北接西村增埗，南濒珠江，西为流溪河的汉道。这里绝大部分皆为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湖沼星罗，河道纵横，真是水乡泽国。《广东新语》说：“广州西郊，自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冲（即十八甫），周回二十余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即今泮塘）。”又因基堤之上多栽荔枝，故又称荔枝湾。

目前这里的水系主要有二：

（1）北为流花水或称驷马冲，源出越秀山西侧，经过越秀公园，流花桥（体育馆侧），采虹桥（今西华路）曲折西南流，至澳口入流溪河的汉道，长六七公里，中流异常曲折，显示出平原河流的特色。这条河流的中段实为古代芝兰湖所在，宋人（佚名）著《锦绣万花谷》称，番禺北有芝兰湖，并注西海。”可见旧时水面可能由西海（指流溪河东汉道）向东伸至今流花湖或更东的地方。

(2)南为西关冲,上源众多,较重要者有上西关冲和下西关冲。上西关冲大概北源出今中山七路陈家祠附近,西南经龙津桥(向阳二路)与源出长寿路(今曙光路)的南源相会后,经泮塘、荔湾冲(今荔湾湖)入珠江。下西关冲的北源出于下九路(今秀丽二路)华林寺附近,与流经十八甫的大观河相会后,西北流至多宝路(今新风路)与上西关冲合流入荔湾冲(今荔湾湖)出珠江;另有一支在未与上西关冲相会之前,即由柳波冲南入珠江白鹅潭。上下西关冲源流均不长,约二三百里而已。

此外,另有西濠冲,北起象岡(在旧大北门外)南麓,南流经第一津,第二甫……第八甫、至西濠口(今人民南路)入珠江,流线甚直,似主要出于人工开凿,长约三四公里。西濠冲北段可和流花水相通。

广州西郊最早见诸记载的地名为泥城(或称西场),在本区西北角,今东风一路西端附近,那里适在台地和平原的接触地带,西濒流溪河,古代西北两江到广州的航线均经官窑和石门而南,常在此登陆入城,一是古代广州西侧最重要的水陆码头。

在今西华路西段有彩虹桥,为由西场进城过流花水(即驷马冲)处。据古籍记载,南北朝前期,彩虹桥附近还相当辽阔,以后逐渐淤塞变为大片沼泽地,所以需要架长桥以济。但从《清一统志》的记载中,仍可看到明成化间,彩虹桥附近仍为广州西侧的重要水陆码头的在。据成化《广州府志》称:“文殊寺在郡西之彩虹桥,刘汉时创。”如此事实则唐末南汉时已有彩虹桥了。

关于古兰湖的范围,现在仍不清楚,一般史志多指清代老城外的双井街和兰湖里一带,清代《南海百咏续编》的作者认为应包括盘福路和老城内的天濠街(今为东风二路的一段),而盘福即为兰湖的讹音。隋唐宋诸代兰湖湖水尚深,外国商船可从澳口上溯到兰湖以避风浪。《番禺县志》古迹条有:“余慕亭在朝台(应为朝亭之误)唐刺史李玘建,使客舟楫避风雨者皆泊此。”据后人考证,余慕亭在今象岗西侧双井街附近。

又《南海县志》转引《恭岩札记》称:“元妙观西偏,乾隆初,有道人……启土三四尺,得朽木盈丈,视之洋船也。意唐宋前此地尚属濒海巨浸耳。按玄妙观在海珠北路以西,光孝路以东,或谓为宋天庆观(或其南部)。但这部分古代水域究为古兰湖的一部,抑是古西澳经光塔附近向北伸展的部分,尚不清楚。”

在东风一路以南的西郊,石质残丘只有二处:一为龟峰,一为浮丘石。

龟峰(龟山)在今西华路南侧的市立第四中学内,为红色砂页岩所成,高出附近地面不多,今仍可见。据成化《广州府志》:“慈普寺在郡西龟山西禅寺右,刘汉(南汉)时创,宋季毁”。乾隆《广州府志》则称:“西禅龟峰寺,在城西四里,殿后石形为龟,故名。”

浮丘石在石岗街(今中山七路),《广东新语》把它同海珠岛、海印石(在东濠口附近)合称为“珠江三石。”《海南百咏》称:浮丘山在郡西浮丘观之西,其高一丈五六尺,周四百余步。……先在水中,若丘陵之浮,今山之四面,篙痕宛然。有陈崇义者,年一百一十二岁,说为儿时,犹见山根艖舟数千。今去海边三四里,

尽为人烟井肆之地”。另据壬申《南海县续志》称：“浮丘寺石，职志谓篙痕宛然。道光间(1821—1851年)犹及见。不知何年并石凿去。”近年修筑马路，浮丘已埋在中山七路之下，现已无遗迹可见了。

西关南部较早见于历史的为“西来初地”，今秀丽二路北侧仍有西来直街，内有华林寺。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梁普通七年(526年)，达摩从西天竺浮海至此，建西来菴，后改称华林寺。”是则此地至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见于隋代的则有杨仁里，它位于今秀丽二路以南，杨巷以东。由于清宣统三年，在广州东郊石牌发现隋代太原王夫人墓，其墓志铭中有“夫人于大业三年(607)五月二日[卒]于南海杨仁坊之私第。”由此可见距今1,300多年，杨仁里已第宅成坊了。

西关的地名见于唐和南汉的不少，如荔枝湾有唐荔园，据说是唐末曹松曾詠荔于此。今荔枝湾冲口附近，曾有郑公堤，为唐末广州节度使郑愚或郑从讷所筑。

南汉在西关设有许多离宫别苑如荔枝湾有昌华苑(见《岭海輿图》)、泮塘有南汉的刘王花坞又名华林园或西御苑(见《輿地纪胜》)，稍北的流花桥附近南汉时有芳春园。(见《广东新语》)

西关的地名始见于宋代的有丛桂里和南海神西庙等。据《南海百咏》说：“南海庙在郡东南(即今黄埔的波罗庙)，又有西庙在城西(按旧称第十甫，今秀丽二路与文路昌之交)”。南宋初杨万里诗云：“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可见宋代广州有内港与外港，均为海舶所聚，所以才有东西庙并称。

丛桂里又称十二甫，据壬申《南海县续志》所述，宋代西关南部已在今秀丽路以南。

西关始见于元代地名不多，仅有今向阳三路以北的洞神坊，因元代曾有刘洞神庙得名。(见成化《广州府志》)，但这地点不能用以说明水陆变迁。

明清两代，西关似有较大的变化，这和我对外交通贸易日见发达有一定的关系。值得提到的如郝玉麟《广东通志》载：“明永乐四年(1406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西蚬子步，建屋120间以居蕃人，隶市舶提举司。”按蚬子步即十八甫。柴栏路(即十六甫)明代亦已有了(见《广州城坊志》卷五)。又柳波冲亦称沙尾角，约在今蓬菜路，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称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肖养起义军曾在此重创官军。西濠原在太平桥入珠江，明嘉靖初(1522年)曾别开新河于十四甫(今人民南路)经青云里，接下西关冲，西达柳波冲入珠江，而太平濠废。万历初(1573年)复太平濠塞十四甫新河，仍留西段称大观河(见《广州城坊志》)。由此可见明嘉靖以前，西关南侧陆地已达大观河(今和平西路与梯云东路之间)以南了。

西关在清代始出现的地名很多，不能尽述，兹仅举其较能显示水陆变迁的，如清廷指定专做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商及其附设的专招待外商的“夷馆”所在地，(大约始建于乾隆年间)。并不限于现今的十三行街，而实包括它南边的许多直街，所以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引华事夷言曰：“十三间(行)夷馆，近在河边”。不能理解

为清道光年间，西关南边河岸尚在今十三行街一带，而在今文化公园附近。

其次是沙面，清初尚名中流沙，据壬申《南海县续志》：“十三行互市，天下之大利也。中外之货纷集。乾嘉之际其极盛者乎。乃咸丰丙辰(1856年)尽毁于火，后移市河南鳌洲等处。待己未(1859年)忽又言定移市中流沙，殆即拾翠洲，俗称沙面。沿岸各炮台余址甃石尚多，尽徙而投之江，无过问者，复量沙畚土以实之。……谓将恢宏图而复理故业也。……又自北岸开冲，起煤炭厂，迄油步头，各修石礮，并于石礮上筑直路至联兴街(今粤海关东侧)，接连填平，俗称鬼基凉即今六二三路。同书又说“咸丰九年(1859)，运石中流沙填海，谓将建各国互市楼居也”。按英法帝国主义者强占沙面作为所谓“租界”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的。

五、历史时期城内渠道和城南河岸的变迁

广州旧城区内的下水道，俗称“六脉渠”。宋元时代的古六脉渠和清代的六脉渠有所不同。元人陈大震《南海志》所举六脉渠，当系指宋代的古六脉渠，其分布如下：

(1) 草行头(今地不详)至大市(旧惠福西古称大市街，即今向阳四路)通大古渠出南濠(今海珠中路东侧的南濠街)，为一脉。

(2) 净慧寺街至观堂街(海珠北路旧称官塘街)、擢甲巷(今海珠中路北端东侧尚有擢甲里)、大古渠、新店街(今朝阳南路)、合同场、番巷(可能即今光塔街)通大古渠出南濠为一脉。

(3) 光孝街(今红书北路)至诗书街(今红书中路)行通仁王寺(今海珠中路南段尚果里)前大古渠水出南濠为一脉。

(4) 大均市(待考)至盐仓街(可能为马鞍街)及小市街(今解放南)至盐步门(可能即素波门，因元代的《南海志》指出：“素波门……盐仓街之直。”)通大渠为一脉。相当于清代的右一脉。

(5) 廉访司(今人民公园)至春风桥(在马鞍街)为一脉。按此一脉为古西湖所在的为甘溪的分支。相当于清代的左一脉。

(6) 子城内水出路学前泮水(即清代府学宫前的泮池，今广州工人文化宫)为一脉。

上述古六脉渠所经的地点现在虽未能一一确指现今何地，但其分布的大概情况，仍依稀可见。

同书同卷渠道条说：“三城南临海，旧无濠，海颶风主，则害舟楫。〔北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年)邵晔知广州，始凿内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熙宁初，王靖成东城，复濠其外。〔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经略陈峴重浚，长一千六百丈。东西置闸。……开庆己未(1259年)，谢经略子强大兴工役，广斥至二十丈，深三丈余。按王靖筑东城在熙宁三年(1070年)，次年(1071年)程师孟筑西城，上

文漏举。这些濠是三城以南的濠（即今玉带河）的疏浚情况。

宋代广州城南有东西二澳，东澳为清水濠上接文溪，在本文第三节甘溪条中已有论述，而《南海志》在古六脉渠中没有举到它，可能由于水量较大或视作城濠而不作渠道之故。

《南海志》中所举的(1)—(3)条渠皆入西澳，《南海百咏续编》说：“果桥在内城南濠街城垣下，为大古渠出水之总口，俗呼为大水关，石栏月洞，雄丽广阔，为三城旱桥之冠，上跨城楼，即宋代之共乐楼也。宋代西澳一带为广州重要内港之一，中外商人聚居于其附近，程师孟（主持修西城者）题共乐诗有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流入西澳的渠道（主要是第二脉流经今海珠路的）在宋至元曾屡加疏浚。按古共乐楼所在的大水关（又名果桥或拱桥），大概位于今南濠街南端与秀丽三路相交处。清初尚可通舟楫（见《南海百咏续编》），遥想唐宋时商船由此北溯可到光塔附近，唐代阿拉伯人在那里建筑怀圣寺，料因该地近水，光塔实具有指航作用。

在宋代子城和西城之间有西湖，亦辽阔可以通舟。《南海志》的古六脉渠中的第五条当即指此。据《广东新语》：“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瓮城西，伪南汉刘龚之所凿也。其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澳，与药洲为一，长百余丈。岁久淤塞，宋经路陈峴疏浚之，辇糞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莲因易名曰白莲池，而湖亡，其东偏今有仙湖里遗焉。”

另据《舆地纪胜》广南东路景物下来远驿条记载，南宋时即已在古西湖设立外商招待所了。阮元《广东通志》又载：“宋转运使司署在航海门内仙湖街。”按航海门为宋代西城南边靠近中城的一门，它的位置约在今书坊街（北接教育南路）和延安一路相交处。从城门的名称、管理转运的机关和外商招待所均在此地看来，自北宋以迄明初，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大概至明永乐四年（1406年）在西关十八甫设置怀远驿后，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心才转移于西关。外贸中心之所以西移大概同西湖的日益淤塞有关。

清代的六脉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乾隆年间仅存其五、嘉庆年间又分为十。主要的原因有三：（1）宋代三城的北界未达今东风路，而清代的老城已跨越秀山上，范围扩大了，由东风路以北和越秀山南地势较番禺台地为低，因此许多渠水有南北分流的现象，偏东的多折向东流至天官里（今东风三路一段），穿城基下的铜关注入东濠。偏西的折向西流至盘福路穿城基（有北水关）出西濠。（2）六脉本为医学上的名称，言地者聊借以说明城市水渠有如人身之血脉必须畅通而已，渠数未必一定有六。（3）各渠的淤塞的程度有所不同，因而所指亦随之而异。清代六脉渠现多采用曾二次主持修渠的人——陈坤的《六脉渠图说》（见《广州城坊志》书末）。现将各渠流经的地点摘要如下：

（1）左第一脉正渠，自督院署（今越华路）起，南流历古药洲、华宁里、卫边街（今教育北路）、七块石、清风桥（华宁里与中山五路之交）、南朝街。贯学

院署、九曜池（今教育南）至书芳街、（今书坊街）仙湖街，由仙童桥（在仙湖街）穿城出南胜里入玉带河。

（2）右第一脉，自抚院署（今人民公园）右起，南流历雨帽街、桂香街，由孚通街三圣宫前穿城出南胜里入玉带河。

（3）左第二脉正渠，横流的自三元宫前起，东经将军大鱼塘（在大石街北），过狮子桥、丹桂里、天官里，出铜关入东濠。另有纵流的，由城隍后南北分流，北流的经司后街、豪贤街同横流的汇合；南流的经明月桥（即宋文溪桥，在中山四路长圻街口）、长圻街、由思贤街穿城入玉带河。

（4）右第二脉。横流的自三元宫西栅起，而经西华一巷，回子营，由北水关（在今盘福路）出城入西濠。另有纵流的则自将军署（今交际处）前玄妙观（中山六路以北，海珠北路以西）左边；亦分南北流；北流的经豆腐巷、官圻街（海珠北路）与西流者相接；南流的经擢甲里、杏花巷、麻行街、由大水出城入玉带河。其中南流的同宋代第二脉相同。

（5）左第三渠，自东华里起，南流至贡院（今省博物馆）入东濠。此渠位置在宋代东城之外，故宋代未有列入。

（6）右第三渠，自光孝寺前起，南流经纸行街、诗书街（均今红书街）由小水关出西濠。此渠大部与宋代第三脉相同，惟下游不入南濠，而转向西行入西濠。

在今延安一二路和秀丽三路以南的玉带河，当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开凿时已说明其主要目的是避风，则当时玉带河以南自当已有陆地存在。玉带河以南的街名见于宋代的自东而西有：（1）清水濠街，即宋代的东澳；（2）东横街；

（3）高第街（今群众街）；（4）小市街（今解放南路）；（5）卖麻街（在今石室前）；

（6）状元坊（今泰通坊）。

此外，宋代在镇南门（子城正南门）外有市舶亭和海山楼，为当时检查外国商船和宴请外国来宾的地方，大概位于今北京南路与东横街相交处附近。

明嘉靖年间，增修新城，其南界为今一德路和泰康路，据说当时南侧已直临珠江，但据清代广州图，则今海珠广场以东仍有内濠，该段城濠以南的太平沙等地亦见于明代（见《番禺县志》）。

据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谓：“走珠石在海南”。按走珠石即海珠岛，当时广州城下的珠江，水面还相当辽阔，俗称小海，故方氏所说在海南，就是说海珠岛偏于珠江南岸。但由于珠江北岸陆地伸展较多，南岸陆地伸展较少，因此，海珠岛乃逐渐接近北岸，再加以人工填筑，于1931年海珠岛竟和北岸相连了（在今靖海路口）。

据说今向阳四路北侧的坡山晋时为珠江边一个渡口，今距珠江边约1100米，如从晋初（公元265年）算起，距今约1700多年，平均每年陆地增长约0.6米。

今红书中路南端（尚果里附近）是西晋泰康二年（公元281年）建仁王寺故址，距今将近1700年。该处现距珠江边约900米，平均每年陆地增长约0.5米。如明代老城

中段南界即南汉广州城的南界,约在今延安一、二路,则自北京路同延安路相交处至天字码头,距离约650米。南汉修城是在公元906年,距今接近1070年,则这段陆地扩展的速度,每年也约0.6米。

珠江南岸的水陆变迁一般不大。旧海幢寺(今称立新公园)建立在小丘万松山之上,南华路下即为红岩台地的边缘,据1921年的《广州市区域图》,海幢寺距离当时江岸不过100公尺左右,南华路距江边更近,只有在溪峡(在海幢寺西侧)以西,陆地伸展略多,如鳌洲原为一岛状沙洲,现其南侧水道已经淤断。在白鹅潭边的洲头咀一带因解放后修筑内港和1955年以后在珠江南岸修筑滨江路后,陆地始有显著的扩展。但同珠江北岸比较起来,为数亦极有限。因河南是一个岛状地形不象河北直接毗连山地,而由西北江及流溪河带来的泥沙亦首先沉积于河北,加之河北为城区所在,人工之填筑亦较为积极。西关一带唐末已开始筑堤,城南的长堤以南的海珠岛,亦因修筑新堤而连于北岸。

小 结

综合上述情况看来,在历史时期的广州市区河道和陆地的变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1) 珠江北岸陆地的扩展远较南岸为广。由坡山古渡至新堤,已超过1,000米,而南岸一般不超过100米,遂使原近南岸的海珠岛已由人工的填筑,连于北岸。

(2) 沉积于本区泥沙,除来自发源于北部山区的甘溪、沙河、流溪河等外,还有西江北江的汉道所带来,因受海潮的顶托,水慢沙沉。再加上人为的影响,使沧桑的变化更为迅速。

(3) 广州溺谷湾虽然比古代淤小了很多,但它到底距离西、北、东三江的主要出口较远,遂使西北两江的泥沙主要沉于南海、顺德、中山等县境形成西北江三角洲,而东江的泥沙主要沉积于东莞、增城等县境形成东江三角洲,而广州溺谷湾适处于二个三角洲的夹缝间,所以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深水道,有利于广州水运的发展。不过,由现代轮船吨位日大,故仍须在市东的黄埔一带建设外港。而较大的江轮也只能走河南以南的后航线始可进入白鹅潭。

(4) 珠江北岸的淤积,在番山、坡山以北的湖泊逐渐消失之后,转入边滩淤积的形式,如城南的太平沙、增沙,城东南的大沙头二沙头均其著例。这显示出海潮往复的影响。这些东西长的边滩,现多已连于大陆。西关一带陆地的形成过程,似亦先在今秀丽二路一带浮出一个沙洲,所以南北朝时已有西来初地。到唐末已西延至今荔枝湾口(附近有郑公堤)。由于这个沙洲的横亘致上西关形成半水半陆的泮护和荔枝湾等地。沙面虽昔名中流沙,其实也是边滩性质。河南的鳌洲也是这样。这充分说明海潮对于这里淤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附图从略)

主要参考资料

- 《太平寰宇记》乐史，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 《舆地纪胜》王象之，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
- 《南海志》残卷复制本，陈大震，元大德八年（1304）
- 《永乐大典》卷11905—11906解晋等，明永乐五年（1407）
- 《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清康熙十八年（1661）
- 《广东通志》阮元，清道光二年（1822）
- 《广州府志》戴肇辰、史澄，光绪五年（1879）
- 《番禺县志》李福泰、史澄，清同治十年（1571）
- 《南海县志》潘尚楫，清道光十五年（1835）
- 《广东新语》屈大均，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
- 《白云越秀二山合志》陈际清，清道光二十二年（1849）
- 《广州城坊志》黄頤佛1948
- 《珠江水系下游河道变迁》曾昭旼，载广东师院学报1977年1期
-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广东文管处和中大考古组，载《文物》1977年4期。